

风 暴

短篇小说集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题图作者 陈安民 李惠玲

风 暴

短篇小说集

本社编

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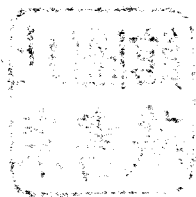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湘潭地区印刷厂印刷

※

197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3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017 定价：0.59元



目 录

风暴.....	谭洛湘	(1)
大草塘.....	叶蔚林	(43)
新干部.....	黄三畅	(73)
车轮滚滚.....	王光明	(83)
主人.....	谭 谈	(93)
工宣队长.....	扈世伟 罗成伟 李渔村	(111)
抗洪的杨柳.....	罗石贤 贺宜轩	(139)
毕业归来.....	张步真	(165)
湘江北去.....	朱树诚	(189)
A角演员.....	萧建国	(220)
雪梅行医.....	鲁之洛	(228)
“向阳一号”.....	朱 赫	(251)
上马记.....	赵德光	(260)
娜珠.....	孙健忠	(267)
隔河两寨.....	胡 柯	(292)



风 暴

谭 洛 湘

一九六六年夏。

傍晚时分，望龙山下那热闹的乌龙河渡口慢慢安静了。停靠在青石码头旁的渡船，在晚风激浪中微微摇动，好一阵，才等来三、四个过渡人。摆渡老汉举目瞭望通向码头的大路，不见奔来的行人，便抽出挽住渡船的竹篙，往河岸一撑，渡船轻盈离岸，射向晚霞映照下的红波碧浪的河心。

“等——等——！”

河风送来急促的呼喊声。摆渡老汉不禁停篙循声望去。只见河岸被晚霞染红的山坡上，滑下一条黄带子般的砂石山路，一个身影从山路上飞将下来。那“噔噔”

的脚步声，象是擂响一只大牛皮鼓，隔老远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船正顺着风势，向波涛滚滚的河心飘去。

“等等！”

喊声更近了，赶渡人的身影已清晰地出现在人们面前。这人身材魁梧，个头足有一米八、九，方形大脸盘上，有两道浓黑的剑眉，一对大眼，清亮得象两潭秋水。他飞快地跑着，整个身子简直象一支离弦的箭。转眼间，他冲到了青石码头边，可渡船已离岸一丈多远了。

“下一趟再过吧！”摆渡老汉招呼着。

青年大汉没有回话，飞速脱下衣服、凉鞋，卷成一团，举在手里。

摆渡老汉见青年大汉这般火急，忙倒转竹篙，想把船撑转来。船头刚调过来，只听：“扑通”一声，青年大汉已跃身河中，顿时江面水花飞溅。水花落处，青年大汉跃出水面，一手高举衣团，一手猛划，破浪朝前游去。这一异常的举动，引起渡船上人们的纷纷议论：

“看他急成这样！”

“一定是火烧眉毛的事！”

“……”

这青年大汉名叫梅海涛，是金鹿峰煤矿朱山工区掘进队长。他虽说才二十六岁，可却是个有了七年工龄的“老矿工”。梅海涛有着大炮般的性格，平时说话办事，风风

火火，干脆利落，这会他心窝里正揣着十万火急的大事，还能不风火吗？

刚才，他赶了四里路到矿仓库为队里领风镐，仓库主任拒不发货，说是汪矿长已有指示，要关闭朱山工区，一切材料设备停止拨给。这消息象闷雷，直震得这位年轻的掘进队长心窝里溅火星。早在一年前，汪然就叫嚷什么朱山矿井利润不高，油水不大，要下马。工人们不信邪，顶着这股下马风朝前闯。他们在地质条件复杂，地下水大的困难条件下，奋勇战斗，不断加快掘进速度，很快开出了两个采煤工作面。现在，汪矿长竟然采取行政措施，强令这个矿井下马，怎能不叫梅海涛火恼心头呢？梅海涛反身出了仓库，飞快地朝汪矿长办公室跑去。他恨不得一步飞到汪矿长面前，问他几个为什么。当他来到矿长室，大门紧闭，他扬起拳头，在门上“砰砰”擂了几下，惊动了在隔壁房里办公的秘书。秘书告诉他：汪矿长坐小车到朱山工区宣布矿井下马的决定去了。梅海涛听罢，就象烈火中浇了油，怒气冲冲，调转身子抄小路飞一般朝工区赶。来到河边，船已离岸，他等不及了，只好纵身跳下水去。这时他正甩动粗臂，劈波斩浪，在水面上飞跃。很快，他追过渡船，游向对岸。他爬起来，很快穿好衣服，直朝工区会场奔去。

宣布朱山矿井下马决定的大会将要结束了。矿长汪然在一片“嗡嗡”的嘈杂声中，好容易声嘶力竭地喊完了

“下马决定”，正笨拙地掏出白手绢揩黑框眼镜边的汗水，摇晃着肥胖的矮身躯从讲台上走下来。陪同汪然来的矿办公室副主任钟迪文赶忙对着麦克风大声喊：

“散会！”

工人们一个也没走，大家愤愤地议论着，顿时会场象是开了锅。

“这会不能散！”六十来岁的老工人雷钟山挤到讲台边，高声说道，“汪矿长，朱山矿井是大跃进中兴建的，现在正是青春时期，为什么要下马？”

“是呀，为什么要下马？”

“这样哪里象是搞社会主义建设？”

“加速江南煤田建设，扭转北煤南运，是毛主席的指示，你们为什么唱反调？！”

这一片质问声直震得汪然耳膜发麻，他不屑地朝那堵住去路的黑压压的人群投了一瞥，傲然地腆着肥大的肚子，朝钟迪文作了一个嘈得不耐烦的手势。钟迪文立即领会了汪然的意图，忙对着麦克风喊：

“静一静，听汪矿长作指示——”

汪然昂首挺胸，咳了两声，才拉着腔调说：“我刚才说了，这矿井下马，是上头的精神，江南无煤嘛，江南煤田没有开采价值嘛！”

“江南无煤？谁说的？”

这洪钟般的声音震得会场嗡嗡响。工人们听到这熟悉、

有力的声音，都纷纷回过头来，兴奋地喊着：“梅队长！”

“梅队长回来了！”……

可就在这时，梅海涛猛地车转身子，飞一般朝外跑。不一会，他双手捧着一块乌光黑亮的煤，用臂肘拨开人群，挤到汪然面前，问：

“汪矿长，你说这是什么？”

这奇特的问话，使人们哑然了。煤，谁不认识普通的煤？更何况是挖煤人哩！汪然一时呆住了，连连用手耸着眼镜，答不出话来。梅海涛“当”一下将煤掷在地上，顺手一捞，摘下了汪然的眼镜。

汪然眼前顿时变得一片模糊，怒火直烧脑门，鼻孔里喷着粗气：“你、你……”

“梅海涛，你太放肆了！”钟迪文威胁地吼着。

“这眼镜上灰尘太厚，我给他擦擦。”梅海涛说着，撩起衣角在镜片上抹了两下，又把眼镜给汪然戴上。

“海涛，你——”从后面挤过来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工人，脸上带着慌张的表情，担心地拉了拉梅海涛的衣角。他是梅海涛的养父张慈。

梅海涛心头象喷射的火山，热血直朝脑门顶涌。他没有理会张慈的阻拦，放开洪钟似的嗓子，质问道：

“江南无煤，这难道是土？”

人们会意地笑了。气恼中的汪然尽量抑制住怒火，轻蔑地一笑，说道：“幼稚，真幼稚！说江南无煤，难道是

说的具体的一块煤？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江南无煤、江南煤田没有开采价值的指示，是站在全国的高度，从全国的大范围来估计，来做出这样的指示和决定的！……这两年，你们朱山矿井上缴了多少利润？唉？再开下去，有多少油水？……”

“我问你，你还记得去年秋天毛主席发出的加速江南煤田建设，改变北煤南运的号召吗？”梅海涛抢过话头问道，“戳穿了，你们眼里只有利润、油水——这条修正主义办企业的路线！对毛主席的战略方针，你们拒不执行！告诉你：不管什么人，只要是和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的，我们就坚决不答应！”

“对！我们坚决不答应！”工人们齐声吼道。

钟迪文挥着手喊道：“吵什么！你们都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朱山工区的工人！”梅海涛斩钉截铁地回答。

汪然仍然拉着腔调说：“对嘛，工人嘛，有工做，有饭吃就行了。矿井是上马还是下马，那是领导上决定的事。下了马，大家到新单位报到。哪里都是做工嘛。”

“汪矿长，”站在前面的雷钟山，激动地摸着嘴巴上的胡茬子，说，“工人到哪里都是做工，有工做，有饭吃就行了。哼！这哪里象是从一个共产党的矿长嘴里讲出来的话？我问你：在旧社会，我十三岁下煤窑，在资本家的矿井里做工；今天，我在社会主义的朱山矿井里做工，这难道都是一样吗？不，决不一样，过去我们是奴隶，今天

我们是主人。谁要想把社会主义的矿井推下马，我们工人就是要管一管！”

“对，我们就是要管一管！”

钟迪文唯恐损害矿长的威信，连连挥动双手，声嘶力竭地说：

“你们要干什么？告诉你们：汪矿长是矿党委副书记。书记抽去搞‘四清’运动了，他在矿里当家，是代表党的。现在，全国都在批判‘三家村’反党集团，你们不要脑袋发热，到时候成了反革命，自己还蒙在鼓里！”

梅海涛双眼喷火，不顾站在身后的张慈紧扯衣角，跨上一步，大声说：“我们就是要和反党、反社会主义、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大小小的‘三家村’干到底！不怕你们搬出万吨水压机来压！”

汪然感到这里人多嘴杂，争下去不仅不会有什么结果，反而有损矿长的威严，就扫了钟迪文一眼：“走，家里还有会在等我。”

钟迪文心领神会，忙夹着文件夹，往人群里挤过去，替汪然开路：“让让，大家让让，汪矿长要赶回去开重要会议……”

汪然傲然地耸了耸眼镜，把一份名册交给站在一边的工区主任李仲生：“老李，按这份分配名册，通知你们工区的工人，在一个星期之内，到指定的单位报到。”接着，又对工人们说：“你们还有什么就找李主任说吧！”

然后匆匆跟在钟迪文身后，挤出人群。

李仲生紧紧捏着那一份表册，用深思的眼神盯着匆匆而去的汪然，咬了咬嘴唇。

雷钟山愤然地说：“这难道是共产党的矿长！”

“共产党的矿长他不象，倒是象毛主席在‘二十三条’中指出的那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！”愤怒到了极点的梅海涛望着汪然的背影，激昂地说。

“梅师傅，怎么办？”进矿不久学开电机车的雷海英焦急地问。她是雷钟山的女儿。

“写大字报，用‘四大’这个革命的武器，揭穿他的丑恶面貌！”梅海涛挥着拳头喊着。

“对，写大字报！”

“我们要和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！”

“坚决扭转北煤南运！”

立时，会场里卷起了汹涌的浪涛。

二

翌日清晨，在金鹿峰煤矿矿部办公楼前宽敞的水泥道上，匆匆走着七、八个拿着刷子，提着浆糊桶，夹着一大捆纸卷的青年矿工。走在最前面的，就是梅海涛和雷海英。

昨天夜里，在梅海涛的带领下，他们有的搞调查，有

的整理，有的抄写，搞了个流水作业，把汪然推行修正主义路线，破坏江南煤田建设的事实，写成了一份大字报，密密麻麻地抄了二十七张大白纸。写完大字报时，已经是深夜两点多钟了，可大家战斗的激情高高的，谁也不想去睡。梅海涛看着大字报，想着眼前的战斗，提议说：“这把火还得烧旺一点，要烧遍全矿区！”雷海英也说：“对，我们再抄一份，明天一清早贴到矿部去。”于是，他们又继续战斗，一直干到大天亮，把大字报抄完，就匆忙渡过乌龙河，赶到矿部来了。

矿部机关，倒也有点战斗气氛。水泥道两边高大的白杨树枝上，横着竖着扯了不少“捣毁‘三家村’，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”、“誓死保卫毛主席，誓死保卫党中央！”的横幅；树下用篾席搭成的宣传栏，从矿部大门一直延伸到办公楼边，上面贴满了大字报、漫画和批判文章。海英一边走着，一边瞅着那贴得密密麻麻的宣传栏，问：

“都贴满了，朝哪里贴？”

梅海涛看准办公大楼宽大的墙壁，用手一指：“那里最醒目，就贴在那里！”

“好！”大伙赞同着，一齐走了过去。

“贴高一点！”一个青年矿工搬来了一条长高凳。

海英提着浆糊桶，敏捷地跳上高凳，把高粱秆扎成的扫帚蘸满浆糊，使劲朝墙上涂。随着海英挥动的扫帚，“唰唰”，梅海涛迅速地将大字报一张张糊在墙壁上。

于是，那占去三张大纸的黑体字标题，立刻呈现在人们眼前：

从强令朱山矿井下马，

看汪然执行的是哪一条路线？！

“朱山工区的梅队长在贴汪然的大字报啦！”

这消息就象一次大爆破，把整个金鹿峰煤矿震动了。矿机关的干部，附近工区的工人，都潮涌般地向矿部办公楼前奔来。不到十分钟，大字报前一片人头攒动。人们的视线紧紧追随着梅海涛贴大字报的动作。他每贴一张，人们就追着看一张。这大字报，就象一团团熊熊的火焰，把每一个人心头里的煤块烧燃了！

“让让，让让！”

这时，老矿工雷钟山跑得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地挤到前面来了。

“雷师傅，您也来了？”正在贴大字报的梅海涛抢先招呼道。

“嗨，海涛呀，你们都冲到最前沿了，怎么不喊我一声？”雷钟山埋怨地说。

“爹，”海英解释说，“梅师傅看您深夜十二点钟才从井下出班，想让您多休息一会。”

眼看长达二十七张纸的大字报贴得只剩最后一张了，雷师傅几步奔了拢去，登上高凳，从海涛手里夺过那最后一张纸，说：

“让我也来扔颗手榴弹吧！”

雷钟山的行动和风趣的话语，激动得梅海涛和周围的一些人笑了起来。

人越来越多，大字报前里三层、外三层，黑压压地围了一片。人们一边看一边议论：

“这大字报写得好！戳到了汪然的痛处，也说到了我们心坎上！”

“汪然执行那所谓‘江南无煤’、‘江南煤田没有开采价值’的歪指示特别卖力，对毛主席关于加速江南煤田建设、改变北煤南运的战略方针却消极对抗，这完全是推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！”

“这大字报揭露的事实件件真，桩桩实，汪然想抵赖也办不到！他把《马钢宪法》视为无价宝，大力推行。他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，是什么？”

站在外边挤不进的人，在悄悄问：

“这大字报是谁领着贴的？”

前面的人指点着答道：“嚟，站在高凳上那个大个子，朱山工区的掘进队长梅海涛。”

“嗬，是梅队长，一门小钢炮！”

“是呀，是个很有胆识的小伙子！”

“……”

人们议论着，夸奖着，把双双信赖、支持的眼光，直向梅海涛投来。这时，刚出山的太阳，在大字报上镀了一

层赤金；在梅海涛激情的脸上，洒满了红光。梅海涛挺胸站在高凳上，挥着粗壮的胳膊，大声说道：

“我们要把革命的烈火烧得更猛，把一切修正主义的货色彻底烧毁，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！”

“梅海涛，你太放肆了，竟然闹到矿部来了！”

不知什么时候，细长得象根竹竿子的钟迪文挤到面前来了，伸长脖子，溅着唾沫星子叫着。

梅海涛针锋相对，厉声地说：“哪里执行修正主义路线，我们就闹到哪里！哪里有走资派，我们就闹到哪里！”

钟迪文并没有被这厉声的回答镇住，他想现在正是求得矿长信任的好机会。矿长嘛，是一矿之长，能反得的？他尝过跟着这位领导屁股跑的甜头，他更有着填不满的个人欲望，决心绝不放过这个机会，就麻起胆子，伸出瘦长的手，要撕大字报：“这是反党的大字报，不准贴！”

“住手！”

钟迪文的瘦手，被一只象铁钳一般的大手紧紧捏住了。他侧转头一看，出现在眼前的，是雷钟山的愤怒的脸。雷钟山甩开钟迪文的手，转身问大家：

“同志们，大字报是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战斗武器，现在有人要缴我们的武器，我们能答应吗？”

“不答应！”人群里一片吼声。

钟迪文连连后退，嘴里却在干嚎：

“你们是要造反？”

“哈哈……”梅海涛开怀大笑，“你算说对了，我们就是要造反，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！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！”

“什么什么，梅海涛，你敢说汪矿长是走资派？”

“是不是，他自己心里清楚，我们广大群众心里也有数！”

“好，好，你，你……我去告诉汪矿长！”钟迪文噤着，准备开溜。

“你别走，你得把撕大字报的问题好好向大家交代交代！”梅海涛严峻地说，“汪然那里用不着你去告诉，我去叫他来亲自看看！”

“对！你快讲，撕毁革命大字报，是什么行为？”

“快，快说！”

人们一边怒吼着，一边自动让出条路，好让梅海涛去找矿长汪然。

正当人们在大字报前跟钟迪文辩论得很激烈的时候，梅海涛把汪然找来了。汪然一眼看到那赫然醒目的大字报标题，心尖就象针扎般地发麻，胖脸皮顿时觉得麻辣火烧地不是个滋味；再一看被群众围住质问得象只夹尾巴狗的钟迪文，更是觉得心惊肉跳。汪然毕竟是见过风浪，经历过多次运动的“老运动员”，他懂得直接跟群众顶撞不是办法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嘛。他便压着一肚子的火气，装成度量很宽，十分虚心的样子，看了几眼大字报，连连说：

“好嘛，好嘛，群众的革命行动值得欢迎嘛。”接着又板着脸斥责钟迪文：“老钟，你怎么搞的，怎么去撕大字报？这是挫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呀！”

钟迪文听着，张着嘴傻了眼：怎么，汪矿长竟然把梅海涛的“反党行为”说成是革命行动？

“你还傻站着干什么？快抓紧时间把大字报全文抄下来，好让我认真看看，改正错误。”

钟迪文心里对汪然的行动越发奇怪了，但口里仍然连连应着：“是，是。”

“嘻嘻——”

人们被钟迪文的狼狈相逗笑了。可是梅海涛和雷钟山老师傅没有笑，他们在深思：为什么汪然的态度转得这么快呢？这里一定有鬼！

三

宽敞的矿长办公室里，汪然把他那臃肿的躯体，重重地埋在写字台边的沙发圈椅上。堆满烟蒂的景泰蓝烟灰缸里，青烟还在飘袅。汪然又从带锡薄纸的烟盒里抽出一支，随着打火机的火苗一跳，一股灰色的烟雾，立时罩住了他那宽边黑框眼镜，在头顶上缭绕。

房子里显得异常的闷热，汪然把上身穿着的确良衬衫解开了，额头上还是一个劲地冒汗。他抬起肥团团的头